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四

婺源 齋學裘 子治

孔太守殉難

孔有函太守

繼錄

曲阜聖裔也。工詩能書。與余爲文字

交。蓋亦有年。咸豐三年。同楊蕉隱來宜興。籌捐軍餉。余時避地宜興。和豐橋訪余於芙蓉園。邀余遊銅官。離墨龍池。善卷。蜀山。張公洞。玉女泉。南岳寺。祝英臺。讀書處。觀國山碑。泛東西兩沚。而回和豐橋。舟中紀游倡和詩各成一卷。孔曾言平生目見鬼神不一而足。人多處鬼。

亦多。人少處鬼亦少。富貴家鬼亦富貴。貧賤家鬼亦貧賤。鬼形不一。最難看者。唯頭分四瓣。中如石榴紅子者。又見一鬼頭頂白布一疋。手曳兩端而行。凡有官職。迂文人墨客。有名於世者。背後必有一鬼隨之。獨見錢東平背後有長短兩鬼隨之。孔後殉難於揚營。得恤典焉。孔事母甚孝。有武藝。登山如飛鳥。人莫能追。有詩集傳世。曾爲余跋新樂府。有二子。長名廣稷。字海安。次名廣牧。字力堂。次亡。能讀父書。

華畫史殉難

梁谿華士陶字伯淵人以華痴目之別號夢摩道人善
畫馬學無師傅偶見好馬便注目不去歸家畫馬以席
鋪地自己學馬撲地打滾形狀再畫再滾再滾再畫以
身作馬傳馬神情故能絕塵超俗雖曹霸復生不能出
其右也幼從母學寫花卉草蟲母氏鄒卽小山宗伯一
桂之女孫也字素英文史華與友人別十餘載思友便
寫真寄之見者皆稱逼肖爲婦女寫真十難肖一其性
怪僻不近女人終身不娶行見婦女低頭避面而過爲
女寫照不肯仰視故不似真耳又精數學工古篆峒嶠

最喜先大夫楷書。人每索書。遲不動筆。有以先大夫書片來請易畫者。欣然受之。卽時報命。家無童僕。蓄一幼婢。爲婢纏脚梳頭。同床睡。婢至二十餘歲。尙是處女。庚申之變。伯淵殉難。城中有司聞於朝。得恤典。其高弟沈旭庭爲余述其顛末如此。

潘茂才見龍頭

宜興名諸生潘竹虛

謙受

善時藝。著有竹虛小題行世。

吾友曉村

九序

明經之子也。其幼時從祖某公。清河縣

訓導署中。一日見龍頭從雲中垂下。無礙兩莖。拖過魁

星樓角。其形與畫龍無二。從容而過。許久不見。古人云。神龍見尾不見首。竹虛獨見龍首。不亦異哉。

華孝廉見鳳皇

梁谿華嘯雲寄籍四川。中式舉人。卽精鑒書畫。華曉園老人之孫也。咸豐九年。從四川歸梁谿。重訪余於吳門。天空海濶之居。與余談四川風景。曾於山中見五彩大禽一雙。集於嘉木。四面衆鳥數千百頭。圍繞須臾。彩禽飛去。衆鳥從之。土人謂之鳳皇來儀。真罕見之禎祥也。故記之。

天開眼

道光十六年余居綏安山中釣橋村雲留軒余不家陳
姬同次女等夜聞空中劃然有聲窗外放大光明如同
白晝逾刻乃滅明日山中人言有夜歸來途間見天心劃
裂如梭兩頭尖中間濶搖動不歇明如白日數刻而合
謂之天開眼惜余未之見也

地過寶藏

余繼室張氏孺人梁溪人也岳母侯太安人工書能文
諳音律大家女也曾與余言幼時居母家早起出廳堂

見天池石板四裂地高起如邱墳須臾漸平如故人謂之地過寶藏云

黃孺人見全龍

無錫沈旭庭之高祖母黃氏孺人居家織布忽聞風雨驟至仰視屋脊上離丈許見青龍全體自東而西過去約有數十丈長西半村大屋盡倒古木盡拔沈屋居然無恙亦大幸事

蛇趁船

咸豐三年金陵失守吳門搖動余携眷避地宜興和豐

橋大亨醬園內夏日乘涼。聞園丁方某說伊歙縣有一奇事。某村某男子服賈遠方。與處女某氏私。密結絲蘿。以衣服首飾交運出外。約夜半私奔下船。同賦于歸。詎料某男子得女衣物下船便開。負約不與同歸。女夜半出門。至河邊四望無船。知事不諧。衣物盡失。無顏見雙親。遂投水死。男歸家。將衣服首飾娶婦成室。得女私財。營運子母。數年後頗稱小康。男亦心虛。不敢出門。在家樂叙天倫。無何某男本村船戶出外營生。晚泊村莊。夜夢女子要趁船到某村。尋某人索通。扳頭上銀簪一枝。

作船金。船戶早起掃艙。果得一銀簪。心異之。久待女不至。忽見跳板上小蛇一頭。游上船。鑽窗底而沒。候女不至。船亦遂開。越日到家。又見小蛇復游跳板上岸而去。船戶心更異之。待貨卸清。兩日後到某男子門前經過。見家人衣白服。詢知某男子下田觀稼。遇雨借傭工草帽一戴。帽蟠小蛇。咬喉中毒死。死者卽夢中女。說索通之人也。奇哉。

張渚周烈女

道光己亥秋八月上澣。荆溪張渚鎮周細泉之女。爲余

氏子調笑恥之投水死。嗚呼可謂貞且烈矣。恐其淹沒無傳也。詩以紀之。詩曰。周氏之女年十七。冰其心兮玉其質。可憐玉質冰心人。一遇強暴喪其身。鼠有牙雀有角。穿我墉。穿我屋。穿墉穿屋奈爾何。妾身可殺不可辱。吁嗟乎曹娥死孝。百世流芳。周氏死節。誰其表揚。獨立塘邊空悵望。清風冉冉水生香。余詩成寄與修荆溪縣志局友潘曉村。吳仲倫。徐伯宏。吳午生諸君。載周貞烈女於縣志。越一月余居釣橋雲留軒夜半讀書倦。隱几而卧。忽見老嫗同一披髮蓬頭女。身衣紅衫者。入我書

室伏地而拜。老嫗曰：此周細泉之女也。蒙君超拔，沈寃得澄，縣志感德不盡。特來叩謝耳。言罷，帶女而去。余驚寤，一燈熒熒如豆，四顧無人。自今思之，其女形狀，其嫗語言，猶在耳目間也。

蛛道人

海州有蜘蛛成精，自號蛛道人，慣向雲臺山下弄珠。月圓之夕，卽將珠弄，珠光與月光相鬥。土人習見如常。一日，蛛道人謂土人曰：將有龍門之災，速徙他方爲安。後數月，海濱兩龍與蛛道人鬥法，有一龍爲蛛絲所縛，墜

地死一火龍燒斷蛛絲逃去。蛛絲粗如大碗。龍欲取蛛珠。故與蛛鬥。後有人見一大蛛。伏在古廟大鐵香爐中。卽此物也。道人能醫百病。土人德之。吳門王魯生復茂才作蛛道人弄珠歌。以紀其異。歌曰。是何老蚌夜深剖。天際一珠大如斗。公然百丈吐光芒。欲與圓蟾較妍醜。萬人仰視宿鳥驚。異事徐聞說鄰叟。雲臺山下蛛道人。服氣千年如神守。居人習見弄明珠。呼吸清虛滌塵垢。珠光照海海若驚。趣喚雙龍爲我取。雲鬢雨鬚破空來。挾勢能驅萬靈走。左車亦助雹陣雄。居延敢抗霹靂吼。

攫珠自怪爾曹貪。懷璧豈同匹夫狙。却敵從容一縷絲。
此腹彭亨誠不負。神物誰能避網羅。束縛之而勝枷杻。
元黃血灑戰爭停。尙覺前山動搖久。爾後潛修又百年。
奇蹟猶傳在人口。君來適與此蛛逢。或亦前緣事非偶。
我聞此言向蛛揖。聊比長星勸盃酒。人生多欲入道難。
似汝翻應得天厚。腐儒且勿據書爭。理之所無事固有。
君不見蝦蟆曾說楊戩奇。蝙蝠難推張果壽。

弔鬼吹瞎人目

婺源胡某夜行無燈。思吸烟。見遠林中有燈光。疾行到

火光處一望。見有小屋窗隙漏光。覷之。見帳內有女啼泣。帳外有婦人向帳門下拜。知其是弔死鬼討替身也。遂折竹枝穿窗隙攪之。有聲。鬼覺驚去。少頃又來。竹枝又攪。鬼又驚。顧知窗隙有人窺。侮胡以隻眼覷內。鬼以陰氣吹外。將胡口吹壞一隻。垂在鼻旁。痛不可耐。恨極遂將門外石條撞門。門倒直入。鬼驚遁。家人咸起罵胡。半夜無故撞門。是何意見。胡曰。我夜行思吸烟。來此就火窗隙一望。見一弔死鬼向帳門下拜。我以竹枝覷攪之。誰知此鬼吹陰氣傷我一目。痛極憤氣將石條撞開。

同發鬼救人。職是故耳。家人德之。留飲一壺。延宿一宵。天明再去。免受鬼害。胡不聽。飲罷酒。便辭去。出村里許。恰與鬼遇。鬼曰。我今夜得替身。被汝打破。今我不得投生。斷不與汝甘休。變形逼胡。胡且走。至石橋。抱橋柱而休息。鬼不敢前。俄頃見遠山上有烈鬼。兩手持兩火把。大叫飛來。胡乃心怖。一鬼未退。又來一鬼。兩鬼揶揄一命休矣。正踟躕間。烈鬼將火把打吊死鬼。吊死鬼大叫而遁。烈鬼變換老人形。與胡曰。承君救我外孫女。特來致謝。我姓某。名某。居饒州府周王廟後第四家。生

被火燒死。尚有遺骸幾枝。埋於某處。我有袋一隻。內有銀四兩。煩君致意某外孫女。着速收我骨還鄉。銀兩足作盤費。勞君一行。後當圖報。胡諾之。鬼拜謝而去。胡俟天曉。復返至某家。告以故。銀袋交清。辭去。某以銀謝胡。胡不受。此事婺源張榮春親聞。胡自述遇鬼吹目緣故。如此。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初六日。余與戴維莘姻兄赴榮春小酌。之約。得觀永甯寺虹橋鏡湖之勝。茶叙胡樓。榮春口述。走筆紀之。

王長者德化弔神

婺源中雲王某人甚老成夜行憇坐亭中月明如晝見一美婦人立在亭外王某謂曰汝無負氣夜逃在外恐爲暴強所污汝事翁姑宜孝事夫壻宜順汝進亭小憩候天明送汝回家婦人曰我非人也乃鬼耳聞君好言知君長者我今夜到某村某家尋替身去某家新婦頓酒一壺雞子三枚待夫回家與之飲食其姑見之誤爲新婦走邪路養漢子惡罵新婦婦想投繯我得替身君勿漏言有誤我事鬼去王某隨後從之至某家門鬼入聞詬罵聲王急敲門囑其家人勿鬧快上樓去救新婦

上弔上樓視新婦果然上弔得早救氣未絕詢故得悉鬼話相符旋夫歸感王救婦德飲之酒留之宿王飲罷告辭去行里許與前鬼遇鬼怒曰我當君是好人故以實告誰知竟敗我事我不與汝甘休現弔神惡狀嚇王王笑曰勿爾汝要尋替身也要管多男有錢之家死了一个新婦又娶一个新婦庸何傷若某人家祇有一子擔鹽爲業新婦一死不能重娶一家命脉從此絕矣汝心何忍到不如到我家討替去罷我家有妻有媳又有錢死了一箇又娶一箇於汝有益於我無損同去同去

鬼曰汝家和氣致祥孰肯上弔尋死王曰我回家逢妻打妻遇媳打媳妻媳之間總有一人負氣者汝勿慮從我來於是鬼從王到家門口敲門急內厝遲王便怒罵妻媳來開門迎接王便打妻媳曰姑無過受責何耶王遂打媳妻携媳手曰汝翁醉甚莫理他汝與我眠去王謂鬼曰兩人受打汝好討替身鬼曰積善之家必有禎祥姑慈媳孝君正且信戾物安能進門妾從此樂爲鬼誓不討替矣拜謝而去張榮春述其事余曰王君德化弔神可稱正人弔神誓不討替誠爲善鬼噫亦足風世

矣。

打悶棍廉取八金

榮春與余言。婺源有失業窮人某。爲飢寒所逼。除夕。繫身路口。爲打悶棍者。見有收帳客過。起棍欲打。客曰。無須打。汝要銀兩。傾囊取去可也。囊中共有八十餘金。傾囊與之。某曰。我祇要八金。便可過年。餘皆還汝。客收還金。笑謂之曰。何其廉也。某得八金。歸作小本生意。日新月盛。竟致小康。旋開木業於異地。共有兩行。父子分掌。發財發福。居然富人。一日有客撐木牌一夾。來寄某行。

附賣只緣生意做敗不能開行。暇與某作葉子戲。各葉齊備。只待一葉飛來。便大贏錢。爲人固匿。不與客笑。曰：此匿葉者。真比當年歲除之夜。所遇打悶棍者。還惡十分。某詢故。客述前事。某心德之感。其恩遂與訂交。將已。木行帳目一切全付客料理。某歸里不復出。寫書諭其子說明前事。某客是我恩人。將一木行酬恩云云。數年客欲歸。尋某子到行算帳。交付替人便作歸計。某子謂客曰：我只有一行。此行是我父酬君恩者。與我無涉。客恍然大悟。如夢初覺。余曰：十取其一廉也。知恩報恩義。

也打悶棍者能廉且義垂裕後昆固其宜矣。

猴報讐

無錫有蓄猴者其妻與人私惡其夫居家不得暢其所欲因與奸夫同謀殺夫埋屍於家園其殺夫情狀猴獨見之猴遁去到官衙見官坐堂猴哭訴之官不識猴音謂猴曰汝有冤乎猴點首再三官發籤擲地猴啣之前奔差役從之至淫婦家猴指淫婦令差上鍊旋引差至埋屍處指示差掘地得屍又引差至奸夫家伸臂拏奸夫衣令差上鍊人犯到堂猴手舞足蹈望奸夫淫婦殺

夫埋屍情狀與官看官嚴訊得實按律誅之官蓄義猴以終

祖先議避兵

江都名諸生鄧發堯卿與余言其岳家黃小園觀察玲瓏仙館於西寇將至之前一月祖宗神像祠堂時聞議事聲一日有外戚某來仙館見祠堂門開燈燭輝煌某入祠禮拜退問主人今日何事祠堂大開主人聞而異之邀同到祠祠門緊閉日正當午主客駭然吉凶莫辨逾月賊入仙館見神像知爲宦家毀壞一空今成一片

瓦礫場矣。余因思庚申之變，吳門將陷之前，余居友來巷，天空海濶之居，夜夜聞開大門聲，家人起燭之靜局如故。少頃，又聞開門，半月後，西寇進城，公私塗炭矣。一家將喪，祖宗示警，惜乎子孫不知預避耳。總歸於數，然乎否乎？

鼠避寇

庚申之變，蘇城陷後，賊將至黃浦之前，江中見衆鼠嚙尾渡江，至上洋，不知其數。嗣後蘇城將復之後，又見衆鼠從上洋嚙尾渡江，至黃浦，兵火之變，鼠子先知當避。

知其所避人不如鼠者多矣

吳烈女墓表

貞烈女吳賽金湖郡歸安縣飛英鋪人也父沒母再醮寄居汪氏汪某以賽金字其子而汪某父子俱爲人織機常不家汪妻張氏與趙五有私女知之而不言久之趙托居汪氏爲盜窩與張氏飲樂而令女出市沽酒鄰知其細而其歎女之失所也趙欲私女不可以贖物眩示女以爲餌女怒擲之地曰勿以不義污我趙知其不可餌欲強逼之握女手女大譁且詈終日不進飲食且

此日余俟寄父歸。當盡訴前後事。趙懼與汪張氏謀於夜分。搯女喉以梃。係其陰殺之。以急痧報其兄。兄至已殮。不知也。聞隣有洩其事者。亦無能爲力。烏程令訪盜案至其地。聞藉藉語其事。以告歸安令。歸安令訪之信。乃截棺開。相獲汪張氏於河頭。獲趙五於從清巖。訊得實。俱治罪而葬女於道場山之麓。而旌貞烈女如例。邑著舫孝廉經紀其事。孫柳君孝廉爲之傳。湖郡棺多不葬。公議買一地。凡節孝貞烈不得葬者。赴局報明。給費葬之。故吳賽金得如例安葬。請旌余友崔仲綸明經。

寄示貞烈女節畧因作此詩詩曰吳賽金真可傷父死
母嫁身歸汪汪家父子織機忙日夜侍奉淫婦張張婦
淫私趙五趙張飲酒遣金酤村姑里婦見賽金皆惜賽
金失其所無何趙五爲盜竊物餌金金怒譴休將不
義財污我薄言往訴奈我何張趙聞言心膽顫污之不
得殺之便可憐弱女命如雞一入屠門遭此變縣官鞠
實張趙誅賽金貞烈世所無美煞道場山下土何幸得
爲賽金墓千秋人過道場山先問賽金墓何處

犬報讐

有客過卑田院見乞丐縛犬將就烹客惻然曰犬肯賣乎乞丐曰肯賣客開銀包取金金買犬而去犬隨客行未里許乞丐二人持梃追客斃客取銀包埋屍山下犬見之作人啼奔進縣堂值官審案犬向官跪哭如訴冤狀吏役叱之不去官曰犬有冤乎犬點首官擲籤犬噉籤前走役隨之至山麓犬以足搔土哭不絕聲役掘土得屍犬又引役徧尋兇丐遇之便咬役獲二犯到案犬與同質驗屍得斃傷嚴鞫得實按律誅之犬蓄官署云

郁升奇遇

無錫郁升方面大耳眉清目秀年十三來事余供磨墨
伸紙煮茗焚香之役暇則臨書學畫恬靜寡言越一年
春余居吳門西麒麟巷宜興陶五爲我管理田莊來吳
交賬素善相術見郁升氣色光昌向余曰此价大好氣
色惜落泥塗余曰此輩升沈莫定時運一到頃刻發財
何惜之有四月間吾友吳雪江少尹從福建將軍某公
幕中來吳過訪敝居託買書童以應將軍之索余笑曰
欲買如意書童何處去覓到不如將小价郁升荐與吾
弟帶至閩中與將軍一用可乎雪江欣然曰兄無戲言

如肯割捨弟則受賜多矣。雖然不知其肯到遠方去否。余喚郁升來告以故。問願去否。對曰願去。余曰汝身遠去誰作汝主。對曰小的有娘舅在蘇可以作主。余卽命伊娘舅來問之。果然越數日雪江來取別。回閩。願郁升同去。迨至十二月小除夕二更後。大門已關。余入室將寢。聞馬鈴聲到門而止。少頃老僕入室說郁升在外求見。喚之入。長跪叩頭。起對余曰。承老爺荐事。吳老爺小的到浙江。聞福建山路馳驅。騎馬難行。小的心怖告辭不去。吳老爺轉荐浙江將軍處當內差。將軍恩厚賞賜。

多端。今將軍奉旨升伊犁將軍。因小的父母在家難出口外。轉荐藩司某大人處。小的願隨將軍遠行。不願在浙將軍大喜。賞銀二百兩安家。又賞銀二百兩與小的辦寒衣。今夜赴蘇州織造大人宴。小的告假片刻。特來舊主人前叩別。將軍許之。故得來見老爺。語畢再叩頭。淚涔涔下。余以好言慰之。郁升哽咽而去。越三年。郁升復來吳門。見余言到伊犁一載後。將軍之孫病故。以小的貌似將軍之孫。命爲寄孫。遣小的來家爲父母兄弟買田四百畝。爲仰事俯蓄之資。從此跟隨將軍告老。

回京不再到江南矣。灑淚叩別，後遂杳然。相術氣色之談，良有以也。

陳烈女死節

揚州陳四之女，爲賊擄至金陵。賊目見而愛之，因聘爲妻。女不願從，託病不起。一月後，賊目迎娶，女不肯去。縛女馬背上，扶之以歸。侍女代爲梳洗，嚴妝交拜畢，入房待侍女睡後，向賊目索茶飲。賊目自去烹茶，候茶熟，捧來覓女，不見。庭中有井，以火燭之，見女屍浮在水面，笑容如生。賊目痛哭不已，命厚葬之。揚州王媽年六十有

三在金陵賊中十一年近事吾次女來吳陵口述其事
如此嗚呼陳四之女可謂貞且烈矣世無知者誰爲請
旌惜哉

水西門出烟

揚州王媽口述南京水西門城頭出烟半月不息賊命
掘地見一大穴黑沉沉不見底出令有能下去探者賞
五百金逾時來一癡漢願下穴探底帶以香燭燈籠乾
糧建鈴束身縋下繩約數十丈方到底見有石門半開
半掩有兩犬左右睡在門前癡漢解繩持燈燭而進半

里許見大殿巍巍數丈高入殿聞其無人復入後寢左
書房內坐一老叟指甲長如帶繞身旁有兩個十一二
歲小童讀書癡漢問老叟天下兵亂何時太平老叟曰
汝看銅缸內飛來血滿缸口時天下亂平漢問何謂飛
來血叟曰人間殺一人缸內添一點血故名飛來血漢
去視之缸中血尙有五寸未滿缸口又問大清衣冠還
有幾百代叟曰汝到後池去看漢到後池邊一望祇見
蟒蛇蟠者游者昂頭者俯飲者不計其數燭頭見拔不
能久留癡漢趨出援繩而上口述其所見聞領賞而去

余聞而笑曰。事屬子虛。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

僞北王殺僞東王僞天王殺僞北王事畧

王老媽述僞天王洪秀全一日到僞東王楊秀清府中去。僞東王不來迎接口出大言怠慢無禮。僞天王以好言安慰。自怨自艾。許以禪位。退歸天王府。卽傳集百頭目議誅僞東王。令僞北王某領兵夜圍僞東王府。殺戮一空。獨不獲楊秀清。越日於土穴上見繡龍黃緞鞋兩隻。因掘穴得獲秀清。誅之於市。梟首示衆。僞天王收秀清之女爲僞宮人。嗣後僞北王妄自尊大。僞天王又謀

誅之。僞翼王石大開見幾而逃。追之不及。從此石大開不服洪秀全所管矣。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大兵克復南京。搜僞天王屍。不得。有僞宮人楊氏指點埋屍處。因掘地得洪秀全屍。不用棺木。端用繡龍黃緞大被裹屍而葬。遂戮其屍而焚其巢。詢僞宮人楊氏家世。卽秀清之女也。賊黨自相殘殺。亦有報應。天理常存。信然。

見聞隨筆卷五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劉孟塗先生逸事

桐城劉開孟塗先生先大夫之詩友也。嘉慶十八年見先生於梁溪官舍。道光二年又見先生於陽羨雙溪草堂。每夜先大夫與先生談論古今詩古文辭。裘侍坐靜聽。達旦不倦。裘年十七作梅花詩九首。追和高青邱韻。先生見而愛之。許以可造。從此加功。可登絕詣。裘十一歲時。索畫工繪仕女三人。一彈琴。一賦詩。一釣魚。索先

生題詩先生隨筆題一七絕前三句忘之祇記結句云
三女由來共一心陽羨一別音問杳然先生九歲時著
古文二大篇刊稿傳世一與姚姬傳年祖論文一與姚
文田學政論治著有詩文全集十餘冊又著素雲曲單
本傳世道光二十五年余寄居吳門西麒麟巷天空海
濶之居得見先生之哲嗣少塗飲酒看花品茶聽曲寒
夜挑燈話舊相對唏噓少塗述其先尊逸事人所罕聞
者少塗曰我祖某公博學以名諸生聞於桐城家有數
十頃田爲造大石橋先祖爲董首不喜算計所託非人

捐輸金盡而功不成。因賣已田。賠償缺空。由此家道蕭條。教讀爲生。先君少孤。糧無隔宿。先祖妣抱先君歸甯。指庭中枯桂曰。我兒他日有成。此樹重活。是年枯桂重榮。人以爲異。祖妣歸甯。親操井臼。縫浣度日。先君五歲時。侵晨出外。午時歸餐。餐罷復出。向晚回家。風雨寒暑。無間。越三年秋。村中有李先生。設帳村頭。大小學生數十人。督課最嚴。自朝至暮。書聲不絕。一日李先生行過土地祠。聞讀書聲。門隙窺之。見一小童抱土地神像背書。所背之書。皆卽日李先生所授衆學生之書。字字句

句背誦如流。心異之。推門入。便遁去。祠有後門。故易遁耳。越一日。李先生重過土地祠。又聞背書聲。遂從後門遙望。小童歸路。因跡之。知爲豆腐店中童子也。李先生入店問童子何姓名。從誰讀書。命之出見祖妣。告以家寒。未曾就塾。李先生見先君相貌魁梧奇偉。問所背書。從何處聽來。先君對曰。我五歲時。每日到先生館後。隔壁聽先生教衆學生詩書古文時文。於茲三載矣。李試執之。詩書古文無不爛熟。一字無差。李先生大奇之。因謂祖妣曰。此子讓我帶去教讀。三年奉還衣服飲食。皆

是我給。不取脩金一文。我有一女妻之。不索聘金一文。
鄙意如此。不知尊嫂以爲何如。祖母拜謝。遂命先君從
李外祖去就塾。先君到學堂。外祖授以經史詩文。過日
成誦。教作古文時藝。三月已成。明年夏。外祖謂先君曰。
我不能爲爾師矣。吾鄉只有姚寓姬傳博學能文。堪爲
爾師。代先君治裝往從姚學。姚見先君詩文大奇之。謂
先君曰。君是天才。我是學力。敢作抗顏師乎。結爲忘年
友可耳。先君居半年。有某方伯求作府志序於姚。姚荐
先君作序。應方伯請。文成。方伯讀文而大奇之。以五十

金潤筆先君不肯受姚曰寒士無產業惟恃賣文錢爲
仰事俯育之資耳受之無愧却恐不恭先君九歲入泮
十歲姚荐先君主講望江縣書院十三歲出門游學覽
窮山海交徧公卿或一年歸或二年歸歸則旦夕奉事
祖妣無寸步離賣文銀包原封不動盡數奉上祖妣房
中無一文私蓄每逢先君歸家之前夕祖妣必夢見土
地神打掃門前街道明日先君必歸某鄉縣某君平生
品學兼優去世有年忽示夢其子曰明日午時有劉先
生過我門汝必衣冠拱侍道左拜迎劉先生來家盛饌

香茗以待。將父行狀呈閱。虔請劉先生爲父作家傳。劉先生大手筆。其文傳父亦附驥尾而名彰。父願了矣。汝勿忘之。其子早起備饌煮茶。衣冠立侍門前。午時果見先君乘輿而過其門。其子攀輿求見。細述父示夢語言。先君應其請入門升堂。見燈燭輝煌。杯盤精潔。紅瑜舖地名香滿爐。其子下拜。初進香茗。次進佳醕。八珍雜陳。三爵齊獻。飲罷延坐書齋。謹呈行狀求賜父傳。藉附千秋。先君爲文以紀其異。傳成辭去。此傳久刊行世。先君四十二歲秋初下榻鄰縣某大令衙齋。偶抱微病。便寫

家書了却。文債夜半起視星斗。謂同事友人曰。月將曉。是我去世之時矣。談笑入房。沐浴衣冠。端坐而逝。先嫡母待先君靈柩歸家。七七後。水漿不入。七日而歿。少塗述其尊人逸事如此。先大夫贈劉先生詩。有自非畸士誰依我。未有名山不識君。又云。自慚不是維摩詰。要勸襄陽返舊廬。又云。我到江南收二寶。孟塗文字子堅詩。先大夫曾與劉先生同游西湖。倡和甚多。積成一卷。誦其詩。讀其書。亦足想見其爲人矣。裴今年六十有四。追思父執。能無黯然。

吳半仙術數

揚州吳雪江後改號春江曾爲休甯典史挂誤去職而
隱於憲幕善奇門數學能知過去未來訪余吳門因以
訂交時陳姬病劇問其休咎吳曰恭喜老兄得一貴子
如嫂非病是懷娠耳逾十日病愈篤復問之吳曰勿爾
如嫂非病硬派是病何耶倘有不測爲弟者娶一美姬
奉償何如一笑而去是年十一月果生一子卽功成也
貴州籍官雲南雲州知州李杰小白文武全才余盟弟
也與吳舊識銅差過揚州船有十數隻人有數十口身

無一文儲。無擔石正。踟躕間。適與吳遇。商策於吳。吳以指畫肚。曰。此時速行。登舟便發。到瓜州。定逢同官。借銀得百金。到吳門。訪齊玉翁。得一大公館。訪臬司房科某。應允代辦公館。自太夫人以下數月之糧。到上海。見同寅舊友。覲觀察。得銀三百兩。到都中。大有際遇。可以引見還任。速去。無少留。小白依言行事。其應如響。無一毫差。黃_鞠秋士雲間人。工繪事。寄居吳門茅亭司前金宅。同人憐其貧。助貲。開衍波閣紙店。纔開半年。吳往訪之。黃問謀事如何。吳曰。紙店三年成名。四年則爲官府。

所累不能如意。後至四年。本錢盡爲官府所欠。店遂敗。事湖南芭蕉山人左清石。仁太守與余爲文字交。最契。罷官。寄居秦郵小瀟湘館。余載書畫渡江。至袁浦。回訪清石於秦郵。清石留談數日。與余談同輩奇才異能。首推吳雪江。事能前知。意欲得缺。後請吳爲顧問。師邀余到揚訪吳。問湖南眷口休咎。太夫人來江南否。再問何年得州缺。或出或處。皆欲問之。越數日。同至揚州。舟泊東關門外。約余先訪雪江於某巷。輿到巷口。見有書童立。在道旁。問輿夫。可是齊老爺輿。夫曰。然。來拜吳老爺。

者童引至門下輿登堂。雪江已出迎。把臂入室。對榻叙談。卽曰。此行有好友左公祖同來。頗不寂寞。弟事八十餘歲老母。不能出爲幕賓。左公祖盛情心感而已。左太夫人無恙。不復來秦郵。左公祖官得太守。便宜勇退。與余曰。老兄一生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必得高壽。必得賢郎。可喜可喜。弟卽後事飄流。不可問矣。奈何。談未畢。清石至。左間吳荅悉如前言。後左太夫人家居無恙。不肯來江北。清石逾年得升知府。復知震澤縣事。爲漕務。開事撤任。閉戶不出。喜與詩僧覺阿談詩。庚申之變。潛居

東洞庭病故。二子扶櫬歸湖南。庚申二月。吳雪江老病。坐一孤舟。飄泊江湖。至木瀆鎮。訪周韜甫茂才。舟泊韜甫門外。寫書一封。留別付託後事。書罷而逝。韜甫得書。爲具衣棺。遣人送柩還揚州。代籌窆窆云。

王孝子傳畧

吾友王萃薌堂先生孝子義士也。家溧陽伍牙山下。十餘歲時。父得癩疾。卧床不起。家人人房。病身便痛。惟萃兒服事。身卽不痛。父喜食溧陽城東門方糕。薌堂俟父睡穩。四更動身。走到東門四十餘里。糕始開籠。買糕懷

之而歸奉父食糕尙熱也。父病十八年。懷糕奉養風霜
雨雪無間。事父之暇。看書作文。隣村有拳師教武藝。偷
閒習之。薌堂力大。拳師憚焉。十八歲時。父病稍愈。抽身
應童子試。遂入泮宮。因事父病。不入妻房。父歿。廬墓三
年。妻亡二年。繼娶生子二。才兼文武。延吾友徐伯宏授
經術。請吾友俞星橋教武技。薌堂家素豐。仗義疏財。爲
人排解。賠錢貼酒家。漸中落。村中患盜。有錢姓引盜入
村。盜牛盜米。放火傷人。共有十八大案。村人守夜捉縛
七盜。戒縣官吏。素與盜通。不但不治盜。反坐十八家誣。

良爲盜將盜放去。將縛盜告盜者囚之治罪。薌堂代爲
上府下縣。皆不濟事。特來吳門求策於余。時值端午節。
余方食角黍。見薌堂來泣訴冤罔。出示十八家案卷。余
不暇食完角黍。便取長信箋。歷寫府縣縱盜殃民爲害。
匪淺。非求救於中丞。萬難申冤。卽將十八家案由與書
封固。命价呈董。琴涵年丈閱。託其代報中丞。以理罔也。
時中丞陳繼昌董年丈之門下士也。每節必到老師處
賀節。適值端節。投書湊巧。亦是薌堂誠義所感。書送去
少頃。中丞果至董宅。年丈卽將余書案卷與中丞閱。中

丞袖之回院。半月內府縣皆撤任。七盜擊到正法。十八家告狀人。一齊放出。五月底薌堂同十八家人到余寓叩謝。余留薌堂數日談是役也。薌堂家產去其大半。案內收禁有錢敬之者。徐伯宏之弟子也。是年放出獄中。應童子試得中秀才。庚申之變。溧陽失守。錢敬之統領山中人殺賊無數。後因糧盡人稀。一戰而亡。秀才如此。豈不偉哉。薌堂二子亦領衆拒賊。食盡餓死。薌堂住宜興溪上。徐伯宏家賊犯伏溪。薌堂與徐伯宏徐實庵徐迂伯同日罵賊死之。

弔神助持中饋

婺源西冲某氏爲細故矢志投繯死。逾年其夫續紉。新人進門坐床撒帳之後。新人見前婦端坐床上面帶怒容。新人曰。姐姐休怒。與我無關。姐姐前事是姐姐一時短見。與良人何涉。良人今日媒妁正娶妹子進門。爲子嗣大事。如生長男。先爲姐後家。無妯娌各事。祈姐幫助當家。前婦聞言。欣欣然有喜色。如妹言。我心慰矣。去從此。前婦日夜在家幫助新人。搯作逾年生男。卽書前婦位牌。某男奉祀。前婦保護其子。甚於生人。稍長能行。隣

兒戲弄其子。鬼卽陰庇之。暗損隣兒。痛甚。從此不敢再惹其子。新人好看戲。家有賊偷。鬼輒奪其包裹臘肉。以繩套賊項。昏迷在地。來報妹知。快回家防賊害。新人歸家。見衣包臘肉。羅列堂前。灶下望見一賊昏迷不醒。項有繩束。天曉四鄰來觀。縛賊呈官究治。前婦俟其子六七歲。八莖讀書。一日謂妹曰。兒子已長成。姐亦要投生去矣。揮淚而別。新人苦留不住。時刻思量。善鬼治家。名聞四境。特爲記之。

孝龍

宜興有白龍娘娘廟。傳聞有處女下谿浣衣。拾一大蛋。食之有娠。生一白龍。飛去。時來母前索乳。母驚尋卒。土人爲造白龍娘娘廟。天旱禱雨。其應如響。每年逢娘娘忌辰。白龍來奠。天昏地黑。風雨驟至。龍去天晴。娘娘金身光彩絢爛。人傳白龍蟠身作孺子。慕焉。山東文登縣朝陽山。又有禿尾李龍王。每年四月八日來上母塚。其事大同小異。並記之。余曰。龍爲四靈之一。孝至於此。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人趁神船

江陰人客南京要趁船回家江邊見大官船詢何往曰
江陰去客搭船住後梢包複雨傘置身旁日暮開船睡
未片時已到江陰船戶催客上岸付船錢不受客去進
城燈初上心異之失去一傘返至河干覓船不得更異
之半月後偶進城隍廟見神船尾露出傘柄取出果已
物也始知前所趁者城隍神船也蔣鹿潭江陰人口述
其事如此

銘觀察殉難

銘東屏岳觀察進士出身初爲江西縣令有政聲詩古

文詞琴棋書畫無一不精。尤精篆刻。印譜傳世。咸豐八年。觀察糧臺卸事。閒居吳門。偶爾相遇。把臂訂交。爲余作戊午年詩序。贈余印譜詩集書畫。再後贈水拓座鶴銘。余贈以先集全部寶硯室法帖全部。并雙谿草堂墨刻大士像。東坡像。李北海秦望山碑。北宋拓本。翻刻又白書雲起樓墨刻六本。戊午夏初。網師園芍藥盛開。寓公陳某大宴賓客。觀察約余邀客。余邀樊曉堞。吳香巖。黃秋士。周存伯。綠酒紅燈。美人名士。笙歌未終。書畫間作。余賦七律二章。同人和之。極一時文讌之樂。周存伯

大令

閑

吾故人也。貧極不能入都引。

見欲求觀察助

資。素不相識。無因致前。來商於余。余屬存伯手製詩畫。箴呈正。觀察見而好之。余因道其品學兼優。貧難引。

見觀察。聞言遂約來談。一見如故。小飲未終。命取都中鈔票百張。約大錢五百千文。持贈存伯。存伯受而謝之。得以入。覲多半出觀察之賜也。素不相識之人。因余一言。贈錢五百千文。其高誼厚情。爲何如哉。時觀察欲刻石軍洛神賦宋拓本。余薦戴行之世姪代爲摹勒。上石。無何就養。長男錢唐任所。愛西湖風月。久不回吳。余

作寄懷詩四章寄之手扎往來殆無虛月。越一年西寇
初犯杭城。行之勸觀察換衣暫避賊鋒。觀察不許。因命
少子隨行之。出外避賊去時。大兒已遇害。觀察從容殉
節。房廊俄頃化爲一片瓦礫之場。屍骨無存。可勝浩歎。
余時在吳門。得其凶信。淚如雨下。雲天遙隔。安能學太
上之忘情。

誦經擇僧

無錫包大麻子。初與某氏女有私。旣而有娠。打胎而死。
女來索命。包遂暴亡。家人營齋。僧人誦經。包魂附在了。

鬢身上言某僧貪財某僧貪色某僧好酒某僧好氣孽口誦經無用惟某僧老實誦經有用餘僧擯出爲快余聞陳少卿述此事記之爲世之誦經超度而不擇僧者戒。

李刺史

貴州李小白杰刺史余盟弟也才兼文武工詩能畫乃其餘事其先人諱王麟提督行伍出身征苗有功官至極品其太夫人能畫丈六足紙花卉最精力大久歷戰場余拜謁時年近七旬精神矍鑠大異恒人刺史有妹

大力無匹。當其墮地時。隣近適焚金剛殿。人見有一火
球飛到提督衙中。火光燭天。衆來救火。但聞太夫人生
一小姐。因知小姐是金剛神轉劫。年十二。遂隨父出
征。殺賊無算。不作女妝。人呼爲三少爺。廿四歲。父母欲
爲擇配。夫壻改裝不樂。鬱鬱以終。其平生戰功。皆讓乃
兄小白。本係參戎。後改捐文職。刺史。道光甲辰年。刺史
銅差過吳。暢叙月餘。臨別揮淚。不知所終。

姚烈女小傳

蘇州姚心蘭名妹也。年近六旬。有孫女名脩竹。年十四。

美姿容。秋波一轉。令人消魂。善度曲。恬靜可人。李小白見而愛之。欲納爲小星。許以千金。心蘭許之。小白遂以黃金十兩爲定。約三年內改官江南再來迎娶。行至長玉山。差家丁送食物。賦詩三十首絕句寄懷。脩竹。懇余照料。寄余長篇五古。余心感焉。三年後杳無音訊。脩竹苦守清貞。久待小白不至。鬱鬱成疾。余屢問疾。脩竹無言。手弄小白所贈玉珮。淚如連絲而已。余慰之曰。李君多情人也。決不負約。靜守可耳。勿憂。脩竹泣曰。天各一方。恐難如願。半載病篤。謂其母曰。將女棺寄在尼

庵中勿釘勿葬。要待李老爺來。憑棺一慟看也。大哭而逝。余曰。姚脩竹生在青樓。遇一主人守貞不二。待主不至。鬱鬱以終。視古之貞白烈女。未遑多讓。脩竹死時。不知小白人間天上。其守貞之志。誰其知之。誰其憐之。豈不惜哉。豈不傷哉。吾特紀其情事。以表其貞烈云。

王彥卿殉難

王彥卿復吳人也。少習醫。長見吳興王二樵先生。從之學詩學書。啟余與二樵交。到其寓齋。偶見彥卿和詩。愛之。詢何人。二樵曰。小子王彥卿。從我學詩。問道於盲耳。

君既愛其詩。令其執弟子禮。拜從門下。勿叱之爲幸。數日彥卿持其師書來。因與彥卿相識。彥卿知慧過人。詩亦清妙。出作幕賓。不合卽去。故居家日多。與余相叙十餘年。如同一日。有母有妻子。我壻于漢卿。需次吳門。見彥卿詩。有二語與漢卿少作同。不差一字。亦一奇也。於是兩人交契。漢卿佐楊簡侯。

能格

方伯治江北糧臺。延

彥卿辦書啟。曾爲余譜艷禪曲一折。久刊行世。余刊彥卿倡和詩甚多。庚申之變。彥卿先逃出城。挈眷住平望。後入紹興。聞高茶庵說。第二次賊陷杭州城。彥卿全家

餓死於城中。彥卿曾約余渡江避地。余志未決。又無川
資。故陷蘇城。十月始得逸出。叨天之庇。今尙健存。彥卿
先我出城。逾年餓死武林。可悲也哉。余曾邀彥卿同遊
西湖。與朱子庚暢遊南北峯。題詩飲酒。又與余錢塘觀
潮。各作長歌以紀勝遊。詩已刊行。人不可見。吾知彥卿
吟魂飄泊。正在湖山風月之間。不知憶及老顛故人否。
噫

宋茂才殉難

宋詠春

志沂

茂才又號去垢吳人也。性恬靜。品端方能

詩工詞與王彥卿高茶庵交善余愛之重之庚申之變全家投城河而死哀哉

王養初死難

王養初爲吳縣書吏能詩曾代養初刊十國宮詞一冊行世庚申之變全家遇害亦可悲矣

黃秋士死難

雲間黃秋士鞠畫史也少從戴貞石理問衙齋習繪事

長爲諸侯老賓客年逾四十顧湘舟爲謀娶妻生了二女一裴刻先大夫詩文全集成夢見先大夫手持一剪

蘭花論裴曰。集成少一小像。裴曰。然。繪何圖像。曰。笠屐圖。裴曰。倩誰繪。曰。秋士驚寤。卽持遺像素紙到秋士卧室。敲門。秋士曰。何其早也。余曰。奉先君命求繪笠屐圖耳。因告之故。秋士異之。浣手摹像。捧像以歸。勒之簡端。并請董琴涵年丈題讚。命其子世帷書之。刻在像後。庚申之變。秋士全家逃出城。萬年橋上遇賊。擄其子。秋士奪子賊殺。秋士投之胥江。年六十餘。妻流離上洋。蘇城克復後。入清節堂云。

繆老死難

吳人繆酉山工寫生年八十餘值賊犯蘇城遇害

馬根仙死難

馬根仙吳人世業畫師善琴工刻扇骨陽文美女花卉窮工極巧人莫能及余居西麒麟巷與伊爲比隣十餘年庚申之變全家出城避地鄉間流離困苦鬱鬱以終情哉

潘茂才遇害

潘仲超茂才吳人也有才曾畫五湖飛夢圖自作記題詩索余作長歌久刊行世庚申正月携眷口入杭城前

三月遭難未死逃返吳門。旋又挈妻子到嘉興。全家遇害。死生有定。不其然乎。

蔣劍人奇蹤

寶山蔣劍人茂才

敬復

九歲十三經讀竟。能文工詩。八

目爲神童。十三歲父母見背。出門游學。不矜細行。宗師不準其應童子試。憤極削髮爲僧。出家江陰。自號鐵岸和尚。張小浦詩侍郎放江南學使。素見劍人詩古文詞。悅之。到江南。問教官蔣散復何在。對曰。蔣久已出家爲鐵岸和尚矣。張大怒曰。有此才而使之潦倒爲僧。是誰

之過快着伊還俗。應童子試無多言。教官某唯唯而退。來訪鐵岸。鐵岸方跏趺高卧。宿醉未醒。到榻前捉之起。鐵岸曰。教官不去辦考事。來與方外糾纏何耶。某告之。故鐵岸曰。前被長官逐出不準應試。故發憤出家。今又來逼我還俗。勒我應試。有是理乎。速去毋汙我耳。某百哀求再四。卽代換裝。以髮辮紉在帽內。爲假辮。扶之出。考遂入泮。爲三十成室。有二子寄住申江北門竹林庵。庵主尼姑卽創人之姊也。咸豐四年土匪小金子作亂。陷上海城。創人僧裝出城。居然無恙。後爲英夷所聘。作

英國志兩冊。著有詩古文詞行世。咸豐八年來吳下榻。余齋暢談古今。徧游花柳。吟詩達旦。和韻連篇。相叙百日而去。復游新安。送張小浦中丞。丁艱回籍。旋歸上海。或出或沒。或見或潛。如白鷗焉。如游龍焉。余避地江北。曾接其手札一通。余寄七律六章以報之。久不通音問。不知劍人蹤跡。又在何處。念之。

見聞隨筆卷六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三足能

道光十六年余居綏安山中雲留軒有賣魚者手提一脚魚求立庭前視之三脚能也余命家人以錢百文買而焚之免其害人古書云三脚鱉名能人誤食之化爲血水謂之化骨丹云

山鬼推門

余因長男功忠病故雲留軒抑鬱無聊遂束裝同鄉友

余某茂才回婺源掃墓。徧游黃山、白嶽、天鄣、靈巖。得詩一卷而歸。釣橋始知雲留軒有物作祟。一夜陳姬同次女乳娘了鬢共卧一房。房外有老車夫俗號閻王者居宿。二更後有大物推房門。門閉欲斷。陳姬等皆未睡。大家拒門力不能支。急喚閻王起來。閻王答應取火燭之。無物只見月明如晝而已。後遂杳無動靜。狐耶鬼耶。山精耶。竹王木客耶。則吾不得而知矣。

申江地湧血

咸豐初年申江城中間有豆腐店竈下湧出血水高尺

餘觀者無數。逾年土賊小金子作亂。城陷。越一年吉中丞克復。

災異

咸豐初年。江蘇到處陰兵作亂。地震。河水沸騰。地生羊毛。日旁妖星並行。日色無光。日紅如血。傳聞災異種種。不數年便遭西寇兵火浩劫。吁可畏也。詩云。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其此之謂歟。

打悶棍報德

婺源汪姓秀才。窮士也。歲暮債逼。家屢斷炊。妻賢。不願

其夫之妄取非義財也。汪侵晨裝打悶棍者。攔道打劫。過客那知過客力大。將汪打倒而揮之拳。汪哀求曰。稱我是秀才。窮到無法可想。故有此舉耳。客重讀書人。放手不打。曰。此是細故。何必如此。君要若干錢。可以度歲。汪曰。八金足矣。客以八金贈兩下。未通姓名。分頭別去。汪歸將銀藏在水缸腳底。夜半假作譖語云。八兩銀在水缸腳底。妻聞之。問之。佯爲不知。又睡。又語。妻聞之。起取火照之。缸腳果得銀八兩。妻曰。窖銀出現。缸底必有大窖。將水撥乾。倒缸尋窖。果得銀一大缸。從此起家是

年登賢書。每思贈銀八兩之客。不知姓名。無從報德。因起一亭於贈銀之處。名之曰報恩亭。客老且窮。日率小孫乞食。偶過報恩亭。遇大雨。遂宿亭中。亭中有施茶人與客同寢。客曰。當年我在此間路過。遇窮秀才。裝做打悶棍者。詢知其故。贈秀才銀八兩。惜未通姓名。無處訪問。不料我今日一窮至此。竟至牽孫乞食乎。嘆息不已。茶丁聞而告之。汪。汪來亭中與客叙談。互詢姓名。汪請客管田莊。將其孫同兒輩讀書。七八年後。兒子與客孫同入泮。報之客。客不信。示以報單。乃信。汪因田莊屋小。

而陋遂起大屋一堂爲客菟裘贈田百畝爲客養老之資以女妻其孫余曰客能輕財重義汪能知恩報恩宜其有後矣視世之忘恩負義以怨報德者真打悶棍者之罪人也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十三日余到泰州新安會館拈香聞張榮春口述古事如此

田雞報讐

有客坐漁船出鄉服賈見漁人殺田雞形狀甚慘止之曰勿殺盡數賣與我放生漁人欣然得客一金客將田雞盡放之河漁人見客開銀包見多金頓起惡念夜間

殺客係石沈之河地方官適過中流田雞數百向官喧
鳴不已官曰汝有冤乎吾與汝申田雞前跳官船隨之
至河邊田雞跳至河心或出或沒官知河心必有緣故
喚船戶以篙鉤出得客屍焉再命田雞引尋兇手田雞
跳至漁船上亂鳴役縛漁人到官嚴訊得實誅之客屍
盛棺厚葬田雞無數繞墓喧鳴如泣如訴聞者哀之

李明府忠蹟

梁溪李君福培字心畬吾故人也君蚤歲舉於鄉困於
春官出爲從化令有政聲咸豐二年廣東賊蠭起犯縣

身月隱金 卷二
境。君迎擊殺賊百餘人。四年三月復密捕賊目謝亞清等誅之。遂不敢犯從化。然是時賊勢張甚。已薄廣州城矣。君請太守以兵二千守化縣之石角。及從化之太平場。以保二縣。兼斷賊糧道。不報。七月賊果至。突入北門。君出募鄉民數千。與戰而勝。城得復。九月賊又至。敗之於蘇村良口等保。先後斬賊八百有奇。乃賊來益衆。攻城甚急。君堅守七晝夜。外無援兵。自知必死。俄報東門陷。君與其弟性培及典史趙應瑞登學宮尊經閣。將自盡。而賊已至閣下。君取石擊賊。傷數人。賊乃縱火焚閣。

同時遇害者十有二人。蓋九月二十七日也。其後有遇
尊經閣故址。見血影在地如人狀。遂圍以石闌。題曰忠
蹟昭然。是像爲其孤鎮衛。追摹出示徵詩。余曩與君有
舊。知君頗深。敬題三律以志欣慕。云。詩曰。陽羨與君別。
經今近卅年。音容猶可想。忠蹟已昭然。碧血陰晴現。丹
心日月懸。披圖見遺像。老淚灑江邊。殺賊賊屢退。請兵
兵不援。孤城無雀鼠。短袖有乾坤。守土盡如此。滔天何
足論。可憐食肉者。祇解望風奔。一上尊經閣。難存從化
城。焚身得不死。報國耻偷生。就義携僚佐。成仁共弟

兄千秋青史上殉節有聯名

無錫周烈女

咸豐癸丑二月初旬。西寇犯金陵。陸制軍兵潰倉皇過錫山驛。有擔夫女周氏。年十六。貌如花。瞥見逃兵。誤爲寇至。遂以剪刀刺喉而死。詩以美之。詩曰。逃兵亂竄過梁溪。誤認長毛蹴馬蹄。停繡無言心有主。快將并剪刺螭螭。儂家生長芙蓉湖。玉貌如花未有夫。百斛明珠求不得。肯將白璧袂蠅汙。人言碧玉小家女。尙解輕生立節名。不信將軍偏畏死。相從鼠竄誤蒼生。

湯貞愍公殉難

咸豐三年二月初十日、西寇陷金陵、湯雨生都督絕食、談笑如平時、十五夜四更、與其王氏女朝服投塘而死、遺命以蘆席捲埋、作絕命詩云、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藁葬無子慟、平生積罪尤、是年六月初七日、余居宜興、和豐橋忽接王彥卿來書、得知其事、哭之以詩、詩曰、去年六月登君堂、暢談今昔頻傾觴、鶯簧蛙鼓勝絲竹、都督詞云、鶯簧蝶拍蛙鼓蟬琴、都督也、抵得日日東山絲竹、題圖鑒古憐清狂、都督也、社督博山園雅

宋國井出示古今
目盡囑余鑑定 今年六月間君死死忠死孝父與女

炎然琴園水一池

琴隱同

流芳千古從今始昔年曾讀斷

以詩

都督太夫人節孝兩全有斷叙詩傳世

今又吟君絕命詞綿綿四世

著奇節永爲萬古名師我今衰病居陽羨數月未曾親
筆硯爲君特地鼓詩腸忠魂何夜來相見

打虎救夫

歙州古余岸有樵夫某每日樵柴金坑山遇虎不能逃
脫爲虎所噬將食之樵婦適至飛身虎背鏹斫虎腰虎
痛極捨樵夫逃去婦扶夫歸養傷月餘乃愈余聞其事

作打虎婦以美之。詩曰：打虎婦，勇且悍。家住歙州古余
岸。夫日采薪金坑山，長林豐草蔽孱顏。中有虎穴無人
識，但聞凜凜寒風旋。風吹毛髮竦然起，急速負薪歸故
里。行未半途虎嘯來，前無村落後無侶。山巖巖兮石齒
齒，下有深潭不見底。側身回望虎來矣，鋸牙鉤爪耽耽
視。馮婦攘臂夫不能，微軀自分虎口死。心驚股戰行不
前，伏地餒虎虎流涎。作威咆哮將夫戲，高叫一聲樵婦
全身騰。虎背打虎腰，虎膽已碎虎尾搖。夫得抽身脫虎
口，虎真無力逃婦手。可笑山中百獸王，也怕河東獅子
口。

吼虎遁深林。殘喘延夫歸。竟夕不成眠。若非烈婦來相救。早已魂飛到九泉。君不見朱翁子。家貧負薪妻去矣。誰無夫婦友和賓。打虎救夫見幾人。我吟此詩非戲也。用示世間爲婦者。

李廉訪德報

南通州人李玉鉉。雍正年間進士官廉訪。有年。凡赦一犯。必授一殘燭頭。置之甕中。罷官歸。兩袖清風。家無長物。祇將甕中殘燭頭。分授諸兒。迄今李姓無子不秀才。無門不科第。天之報施善人。有如是者。汪君紫軒原籍。

歙州寄籍通州來遊吳陵。一見如故。茶叙旭升園。口述其事如此。

戴明經脫難

婺源巖前戴維莘

鴻澤

明經少時豪邁性欠和平。屢夢

關聖帝君責罵罪過。戴乃自怨自艾。修德立功。敬惜字紙。募修古寺十餘年。後再夢關聖帝君耳提面命。時帶喜容。諭曰。揚州難過。又曰。過繼乃免。當時不解其意。咸豐五六年間。西寇屢犯婺邑。戴被賊擄至大河濱。水深難過。河左楊樹。河右沙洲。賊拏戴胸曳之過河。得不溺。

死。戴係長房行二。過繼三房節母爲後嗣。長房大兄姪被賊擄去。不知所終。三房弟鴻藻殉難湖北。戴獨得籌銀三十兩。從賊中贖回。得免浩劫。追思神諭。絲毫不爽。余曰。太夫人苦節。君又能苦修。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固其宜矣。戴君小余三歲。是余姪孫女之夫兄也。大哲嗣鼎銘茂才。現在鮑花潭學政幕中。衡文亦名士也。余來吳陵。得遇戴君於新安會館。劫餘話舊。情更逾恒。朝夕往來。互慰寂寞。幸矣。

常中丞殉難

咸豐紀元余載書畫船出游西湖。謁常南陔中丞。暢談詩字鑒賞。收藏余時摹勒古今名書。矢志二十四冊。名曰寶穠室法帖。以了先大夫未了之願。初集十二冊。已成爲籌資續刻二三集。常中丞係先大夫年家子也。重余繼志之苦衷。贈余百金。助爲刻帖之資。余感其意。遂以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卷贈之。中丞大喜。謂其門生應菊裳孝廉曰。齊玉翁吾世好工詩書畫。善賞鑒金石。意欲延之爲少子師。暇可籍談金石詩文。不知肯俯就否。盡代詢之。應君來述中丞盛意。余以刻帖籌資無暇。

辭之中丞接以盛譙。贈以程儀。屬覓古帖數種。訂約來春暢叙。一別四月。余適從袁江返棹吳門。舟泊胥江。見大官船左右礮船護從。大旗上書一常字。詢之知常中丞奉命鎮撫湖北。船尚未開。余投刺謁之。中丞接見留飲。暢談半夜。邀余同去湖北作楚游。可增吟興。余約帖事告成。卽當奉訪。辭去。咸豐二年冬。湖北失守。常中丞殉難。余哭之以詩。三年春。金陵失守。余避地宜興。和豔橋芙蓉園。忽接到鍾殿選書。林太守寄來常中丞手書楹帖一對。云是中丞分付少子覓便爰送者。余閱楹

帖感深以泣。輓詩曰：長髮妖氛陷武昌，聊憑一死報

君王。平原遇害公尤慘。海岳書碑我獨傷。

辛亥之冬余游武林

中丞分俸助予刻帖。余卽以來海岳書顏魯公碑陰卷奉酬。

浩氣已乘黃鶴去，忠魂

應在華山陽。

中丞奉命調任山西未得替而遇害故及之。

談詩校帖情何限，

回憶西湖更斷腸。

戴文節公殉難

錢唐戴

熙

醇士侍郎。少時美姿容，好儉，毫無官氣。善畫

山水，精賞鑒。喜詠諧，致仕在家。日與二三知己逍遙文

譙，清談爲樂。余於咸豐紀元，重游西湖，得與醇翁暢談

書畫吾友高小垞朱子庚程蘭圃羅鏡泉趙次閑魏滋

伯周澹園應

寶時

敏齋王小鐵周存伯諸君互爲東道

主西湖吟雪西溪看梅極一時湖山詩酒之樂而醕翁
在座必多笑話記得醕翁說在都中某侍郎招飲坐客
道主人最好翡翠釧有一對翠釧天下無雙醕翁手招
司酒之僕耳語僕點頭去少頃僕以黃緞包翡翠釧呈
上醕翁遍示各觀無不拍案叫絕讚歎不已衆賓怪之
一耳語便得釧觀似與內眷熟不可言者客笑主人亦
笑醕翁曰勿笑一事必有一理以理推事事無不得主

人愛翡翠釧之尤者卽必賜與最寵之姬也。我知主人寵姬某氏故囑价一索卽得耳。理所固然無足怪者。主賓皆服一笑而散。醕翁見余所藏惲南田題王石谷山水大冊十二幀愛不釋手。借觀數日親來小舟送還巨冊。跋一紙夾在冊內。庚申之變余從賊中携巨冊出城。此紙失落道途。惜哉。聞有藏著名金石法帖者必邀余徒步到門索觀書法帖。觀畢卽催余行。主人詢姓曰戴。主人驚喜。款留進茶。醕翁早已脚出戶外矣。謂余曰刻叢帖本錢費大難以廣傳。不如單種精刻本小易傳。

耳自今思之誠哉是言庚申之變西寇初犯錢唐戴侍郎全家殉難跳塘而死有司聞於朝重加恤典謚曰文節。醕翁爲余畫山水二幀書畫筵一柄盡付劫灰承題余畫數條刻在壽鼎齋叢書中尙留鴻爪一印云

菱壳達摩

周澹園喜古玩盆景見花鉢古今磁皆好之買不論資以必得爲快余見其藏菱壳達摩神像逼肖有董香光題跋存在匣中又有諸名人吟詠一冊天生神物有不可思議者又見其藏大理石一小片徑寸之中雲霞山

海具萬里之勢。又一面楊柳池臺。精妙絕世。眞寶物也。

曹秋舫金石

吳門曹秋舫。雅好大理石。家住盤門外。汲水橋築室。精
良。宛如盤谷。有三祝吾廬。向藏祝京兆楷書三種。因此
名堂。有金石窩。藏鼎彝盤尊。處有刻縮本鍾鼎圖。石拓
贈同志。軒館之旁。皆插石峯。共有七十二峯。所挂壁間
者。無非大理石。山水人物鳥獸蟲魚。無不備具。古磁古
玉。陳設其間。高梧翠竹。幽草素蘭。几榻茗壺。無不精妙。
秋舫年衰目瞎。猶能作大字。將友人名號押頭。押脚。撰

句書楹帖以贈同志二子一能畫一能書余每至其家

必留談竟日盛饌以待余曾題其懷米山房品石圖七

古一篇詩曰吾家黃山峰六六秀聳雲霄天下獨曹君

伎倆匹巨靈三十六峰插盤谷隨意安排屋數間窮而

深兮繚而曲懷德重登君子堂秋舫有懷德堂精廬曾獲觀三

祝秋舫舊藏祝京兆楷書三卷顏其廬曰三祝吾廬何須海外尋蓬萊到此便

足誇眼福玲瓏怪石且勿論圖畫天開三百幅重巒疊

嶂李將軍青山白雲趙榮祿潑墨王治惜墨倪粗筆范

寬工筆陸連天海水湧波瀾拔地仙山起樓閣半輪新

月印秋江百尺懸。崖挂飛瀑。水村清夏似大年。紅樹秋
山。卽黃鶴。其餘種種妙入神。禽飛獸走。看不足。品石已
足娛清懷。更有周彝與商爵。齋名不愧金石窩。懷米山
人真出俗。鎮日吟哦坐石林。桐陰染得鬚眉綠。豈惟嗜
好殊酸醎。應事處人厚不薄。存心爲善無近名。刻意清
修戒多慾。時時過我慰寂寥。論古談詩最精確。長言不
足復高歌。四座聞之皆折服。平生友石壽而康。堪笑世
間交酒肉。米顛畢竟是前身。我欲編茅傍君築。度申之
變懷米山房。金石窩盡付劫灰。秋舫歸道山已十餘年。

矣。咸豐二年，余移居友來巷。昔名幽蘭巷。秋舫撰句書聯見贈，將我號押在頭一字云：玉堂春燕喃喃語，溪渚幽蘭陣陣香。此聯寫作俱佳，挂在寶契室十年。西寇陷吳，同儕數百人所贈聯屏扇冊一齊付之劫灰，惜哉。

二蕃馬

咸豐元年冬十月十日，余重游西泠，訪高君小垞於清吟巷。談及秋間見二蕃馬，驍悍無匹，其一能越城堞，因傷人斃以銃其一蹄齧不可近。斃以飢，惜其控勒無主，哀之以詩。余索詩讀不覺神沮，感作長歌以紀其事。詩

日冬初重作西泠游訪我好友高青邱青邱世住清吟
巷詩字道路開驕驄談詩把盞坐東閣酒酣耳熱豪情
作出示秋來哀馬篇頻摩病眼燈前讀一讀服君負雄
才再讀爲馬生悲哀哭兀胸填萬壘硯潺湲淚落黃金
罍人言驥德世所稱二馬啼齧多傷人徒矜其力宜其
死何必歌詩爲愴神我聞斯言笑不已皮毛論馬馬不
齒王良伯樂今已無二馬不死將何俟天生良馬必有
用衆人那識輕和重不逢項王力拔山名騅在厩誰能
控控馭無能便殺之馬乎馬乎真可悲大材不用置之

死。世道人心竟若斯。世固不幸喪此馬。馬非無故生斯
時。假使將軍得此征西戎。日行千里如旋風。咆哮如虎
騰如龍。臨陣與人成大功。凌煙圖繪功臣像。二馬亦爲
窮殊相。大筆如椽自有人。賦成天馬留天壤。斯則二馬
榮復榮。飛黃正練堪齊名。金羈玉勒被其體。飽食苜蓿
養餘生。奈何天生爾材靳爾遇。飛騰奔軼遭人惡。可憐
騏驎空絕倫。不如驚馬全其身。人生有才多轉軻。君不
見蕃二馬。

高伯平錢東平台紀

嘉興高伯平

均儒

能文工書。性好靜。寒士中之端人也。

引爲諸侯賓。不喜居衙齋。常寄住賢祠古寺中。道光二十七八年。屢至袁江。常訪伯平於王公祠。得識錢東平。於伯平寓中。東平豪放不羈。憐才悅士。揮金如土。有俠客風。余勸之歸。贈之以詩曰。驚人一檄愈頭風。勦逆當時發願同。鬼館何難燒一炬。狐裘豈易適三公。荷戈塞外心徒壯。種竹庵前句更工。飄泊天涯吾與爾。一尊相對話途窮。東平曾作討夷逆檄文。真堪名世。曾起粵東義民燒鬼子館。真大快事。獨恨所遇非人。矜才使氣。口

不慎言卒死於雷公

崔郊

之營中錢與雷在萬福橋營

中對飲論事不合雷退命張小虎刺殺之張乃虎頭之子亦錢引荐入營者錢寃未伸雷職旋革當時同儕竟無一人救之者豈不惜哉然自西寇犯江南我軍無兵無餉東平首舉釐捐招勇之策駐防萬福橋保障裏下河十餘縣地皆其功也及至克復金陵吳越皆賴釐捐助餉之力故得成功由此觀之東平有功於國明矣咸豐二年又於西湖南屏六舟詩僧處遇伯平同坐舫皮小艇跣趺促膝看寶穡室新刻法帖爲我題卽此是

學四大字并跋刻在第三集帖前。亂後追思好友久隔雲天。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感逝情懷如是如是。

徐處士紀畧

吾友徐迂伯慎獨處士。家宜興溪上。好爲古文。能書。岫
嶁碑鐘鼎文。八分書。尋丈龍鳳二字。以碎布紮棉花書
之人不能及也。曾爲余作寶硯室法帖序。久刻行世。余
年五十。又作文以壽余。謬加讚美。愧不敢當。道光壬寅
年。英夷作亂。迂伯手著平夷奏疏六道。治安奏疏十道。
徒步入都。親上封章。蒙 恩硃批 上諭云。江南徐慎

獨所奏一部留中人任其去留自便無容再行拘束行至天津爲防堵官陸建瀛所執疑作奸細拘繫數日查明始放行然囊中所著徐氏人物考一部失落無存忽聞老母見背遂匍匐哭歸廬墓百日哭泣之哀聞者流涕越數年又著收清漕奏疏一道徒步又入都上之刑部都察院官勸之歸還其封章庚申宜興失守迂伯罵賊而死子紀南能讀父書

單莫誓報

無錫單三者其父開米行行名慶泰在北門柵口有舊

夥莫五出幫南門他姓米行單三有女嫁南門城內趙姓爲妻趙開雜貨鋪鋪號正茂單三出幫他姓米行管事一日有事往蘇時當盛暑持蓋行至南門趁船適船不開返遇舊夥莫五莫五邀入茶室殷勤款待謂單三曰天氣炎熱無勞往返在小店宿一宵明早趁船往蘇爲妥單三從其言遂留莫五同夥某房宿焉某因母病垂危歸家事母故不到店歸宿床頭包洋二十元爲母辦後事用者單三睡覺摸着洋銀便竊而懷之早起出店趁船莫五送至河干回至店同夥某母已故床頭取

洋銀不得正在喧譁之時而莫五到某謂莫五曰我床頭有番銀二十元上有蔣義亭圖記預備辦家母後事偏覓不得聞爾昨留客宿我牀上速代追還無誤大事莫五曰單三我舊東也何至竊人財物洋銀旣失所在是我留客之過何容辭速向店主借支洋銀廿元還某隨到信船尋單三不見船家云單到船一坐便去承惠酒錢十六文莫五知其婿趙某在大市橋開店速到趙店一問趙答云家岳纔來換洋一元買西瓜豚蹄携至教場舍間看女兒去了莫五索洋一觀見洋印果是蔣

義亨店號遂以已洋易之云。我來正爲此洋。今得之可
返還店夥矣。去訪單三於教場中趙家。單三見莫五來
便驚曰。爾來何事。莫邀單出茶叙。小城隍堂謂之曰。兄
昨夜宿房床頭有某所置洋銀二十番。爲其母辦後事
用者。某來取洋忽不見所在。向我追還。爲留兄宿故。兄
如借用。遲日惠還可也。弟已代償。不須芥意。單聞言大
怒。起掌批其面曰。爾誣我做賊。誓不甘休。復遣人通知
乃父。乃兄頃刻駕舟來與莫論理。父與兄共打之。旁人
勸之去。莫五受打心實不甘。謂單三曰。汝向趙壩換洋

一元洋印的是蔣義亨字號。口說未竊。何以明心。我與汝同至城隍廟神前發誓去。單從之。兩人跪在神前。莫誓曰。如我誣單竊洋銀者。使我家自老至幼盡遭天譴。單誓曰。如我竊某洋銀者。使我家自幼至老盡遭死亡。莫謂單曰。今夜同宿廟候神判斷。有靈應後再散。單從之。宿廊下。席地而卧。至夜分。見燭光輝煌。城隍歸殿。問廊下卧者何人。陰役跪稟有單莫兩人爲竊銀發誓。要候靈應。方回神曰。依他誓辦。無容在此酣睡。陰役下堂。依神諭告之。天剛曉。單莫起身到三官堂茶叙。單自開

神諭心怖。長跪奠前。說自己一時昏瞶。竊取洋銀用過四元。容日奉還。現存十六元。請先收訖。還祈到神前求息誓。案莫曰。何不昨日早言。遂同單復進廟。跪神前求息案畢。各分頭而散。單歸家。快快不樂。逾月。趙姓外孫暴亡。未幾。女與婿亡。越一年。單三子女亡。妻亦亡。自身亡。兄嫂相繼亡。三年內。父母以下無一存者。陰法之嚴如是如是。余聞無錫陳少卿口述其事。筆之爲世之負心發誓者戒。